

“突变”还是“感染”：关于汉语 历史音变模式的思考 ——以四川地区方言的平翘舌音 声母对立现象为例

周及徐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 要：从四川方言语音中卷舌音与龈音演变为例来观察汉语方言语音变化的轨迹，可以见到方言语音变化的推动力主要不是由于内部的语音突变，而是方言之间的语音特点的学习，可以称之为方言之间的“音位感染”。这种情形给我们启示：长期以来汉语历史演变中一些被看作“突变”的有规律的音变现象，可能原本也是方言之间“感染”的结果。

关键词：音变；突变；感染；模式

关于语音历史演变的模式，按照西方历史语言学的基本观点，强调在一定条件下的有规律的音变，称之为“突变”，是语言演变中的创新，是语言历史发展的主流。在此之外的语言或方言之间的影响，称之为“借用”或“混合”，是语言演变中的支流，被视为是局部的、暂时的变化，无关大局，应当排除于语言演变规律之外。在汉语史研究中，这种观点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占有支配地位。然而，当我们近距离地观察汉语方言的演变的实例时，却发现很多语音变化是语言之间的影响形成的，是强势方言的语音特点传递给弱势方言的结果，可以称之为“感染”。这种变化，当我们远离语言变化的具体环境，不看过过程，只看结果，它们也有齐整的规律，表面上与“突变”相同。本文以四川方言卷舌声母演变的例子来说明这种情况。

一 现代四川方言中卷舌音和龈音的分布和类型

四川和重庆地区主要有两大块方言：“湖广话”和“南路话”。湖广话大致分布区域为西南官话成渝片地区，南路话大致分布区域为西南官话灌赤片（《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汉语方言卷”改称为“西蜀片”）。^① 这些地区的方言今天大部分都没有卷舌音声母（除去仁富小片以外）。“湖广话”区如重庆、达州、南充、成都和绵阳等城市位于岷江、长江以北；“南路话”区如都江堰、乐山、宜宾和泸州等城市位于岷江南岸沿线。表1至表4是这两大地区方言龈音和卷舌音（又称平翘舌音）声母的对立类型的情况，分别以四个点为代表。

表1 成都话声母系统^②

p 贝鼻	t 得荡		k 古共
p ^h 配	t ^h 套同		k ^h 可葵
	ts 找暂智直榨状州	tɕ 煎就韭价	
	ts ^h 错存词耻茶测尺成	tɕ ^h 巧茄秋齐	
f 发冯虎胡	s 速数寺沙师舌声常	ɕ 小席兄下雄	x 好豪
m 没棉猛	n 努路	ɲ 你年捏扭逆	ŋ 我安
v 五武乌	z 如人肉阮锐酿		
∅ 望饵鹅鱼衣			

成都话声母系统只有龈音声母，没有卷舌音声母。这代表了四川湖广话，即四川中东北部大部分方言（成渝片方言）的情况。

① 本文引用方言分布区划均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中国语言地图集》，香港朗文出版公司1987年版。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等《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汉语方言卷”2012年版中四川地区图与之不同处，作出说明。

② 成都话声母系统引自何婉《成都语音系词汇调查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表2 泸州话声母系统^①

p 编鼻饱棒	t 董荡杜爹弟			k 港共圭
p ^h 迫棚脾	t ^h 吞铜拖胎躺提塘			k ^h 愧葵昆狂
	ts 裁暂智直榨状州		tɕ 煎就韭杞拒	
	ts ^h 错存词耻茶测尺		tɕ ^h 气茄秋取	
f 法冯峰湖	s 桑寺师舌素熟常	ʃ 实食失 十释湿适	ɕ 些兄下续	x 喊讳豪海
m 猛楣明靡	n/l 姥奈利农累旅		ɲ 年捏扭逆议	ŋ 我爱昂挨
v 武五乌吴	z 人肉阮锐酿			
∅ 鹅望为幼				

泸州话的声母系统与成都话声母系统大致相同，只一部分入声字有卷舌音（表2中为擦音）。这代表四川南路话，即四川西南部大部分方言的情况。又如：

表3 彭州话声母系统^②

p 爸备布避	t 丹代笛度			k 该柜
p ^h 帕铺爬皮	t ^h 他梯土台			k ^h 括开狂
	ts 灾在张住窄炸准	tɕ 置直汁植	tɕ 尖聚加局	
	ts ^h 猜才词超场窗 柴昌船成	tɕ ^h 尺斥赤吃	tɕ ^h 迁全企群	
f 方夫芬 凡父虎胡	s 三谄士 沙射商树	ʃ 食失十	ɕ 仙祥序 希谐穴雄	x 荒孩盒
m 忙眉满木	n 男努来力泪		ɲ 尼女犍牛阄	ŋ 熬安
	z 然乳孕	ʒ 日		
v 巫五乌				
∅ 亡而危衣				

彭州话声母系统代表四川南路话中少数入声字保存卷舌音的少数方言。

① 泸州话声母系统引自马菊《泸州等八市县方言音系调查研究》，硕士毕业论文，2011年，四川师范大学。

② 彭州话声母系统引自毕圆《四川西南彭州等八区市县方言音系研究》，硕士毕业论文，2012年，四川师范大学。

表 4 自贡话的声母系统^①

p 表步宝	t 刀杜点			k 哥跪
p ^h 普彭批	t ^h 泰团题			k ^h 概亏
	ts 走祖昨罪子	tɕ 哲召爪止	tɕ 借疾均拒	
	ts ^h 菜促层存词	tɕ ^h 陈虫唱出	tɕ ^h 秋情趣拳	
f 富妃负虎湖	s 伞算寺颂	ʃ 山拴舌顺失叔	ɕ 消袖续训	x 昏合
m 买墓米	n/l 耐怒拉弄		ɲ 泥匿逆	ŋ 藕暗
v 雾午污	z 染软			
∅ 为幼袁易尾				

自贡话的声母系统代表四川有卷舌音的方言。四川的少部分地区方言有卷舌音与龈音的对立，主要分布在川南的仁寿、自贡、富顺和威远等市县，以及川北的广元、剑阁、旺苍、巴中、通江、平昌等市县。并且，这些地区的卷舌声母与龈音声母的对立，与《广韵》音系的知系与精组声母基本相对应（周及徐，2013b）。

以上归纳起来，四川地区方言的卷舌音与龈音分布的类型有三种。

第一种，是四川地区方言大部分只有一套龈音 ts、ts^h、s-，发音部位比普通话稍后一点。所包含的字包括《广韵》的精组字和知系字，就是说，知系字都合并到精组字里了。例如成都市区的方言。这是四川（包括重庆地区）方言比较普遍的情况。第二种，是少数方言有卷舌音与龈音的对立。在这些方言中，精组字与知系字与《广韵》的对应基本整齐。例如川南自贡、川北巴中。第三种是与第一种相似，知系字大部分都合并到精组字里了，但是入声知系字的一部分是卷舌音，字数比较少。例如彭州等地。泸州话的入声字中只有知系擦音声母字有卷舌音（见表2），也属于这种情况。

二 明清时期四川方言中卷舌音和龈音的痕迹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四川方言在近古时期，具体地说，在明代以前至

^① 自贡话声母系统引自刘燕《自贡等八市县方言音系调查研究》，硕士毕业论文，2011年，四川师范大学。

中古时期的方言究竟有没有卷舌声母与舌尖声母的对立？这个问题在以前的研究中也屡屡困扰研究四川方言史的学者。面对四川地区大部分地区无卷舌音声母的情况，有研究者认为，四川地区的方言是从中古以后没有卷舌声母特征的早期方言演变而来的。然而，为何四川地区的少数方言（例如自贡）却有卷舌声母与龈音声母的对立呢？

我们来看看近古历史上四川方言语音记录的一些情况。

清末英国传教士钟秀芝（Adam Grainger），著有成都方言记音著作《西蜀方言》（钟秀芝，1900）。在《西蜀方言》的声母系统中，有卷舌音声母与不卷舌的龈音声母的对立（甄尚灵，1992：121）。今天的成都话和周围方言都是无卷舌声母的，钟氏的记录使人疑惑。于是有人提出，钟秀芝调查的成都话的卷舌声母可能是清代满人带入的东北官话。但是，清代入住成都的满人数量少，且集中居住在成都少城内，与汉人分隔明显，是不可能影响整个城市的方言的。钟秀芝居住于成都老城区的金马街37号约三十年（1889—1921），创办“圣经学堂”，直至去世。钟氏远离满人居住的少城，他记录的是成都老城区话。另一位西方医生启尔德（[加拿大] Omar L. Kilborn），1900年前后在成都华西坝一带（今属成都锦江区）行医，所著的教外国人说成都话的教科书《民国四川话英语教科书》，记录了当时的成都话，其语音系统中也有卷舌声母与龈音声母的对立。看来成都话在清末有卷舌声母不是偶然的。

再来看看明代记录的四川遂宁地区方言的音系情况。明代李实的《蜀语》用反切记录了当时四川遂宁地区方言的563条词语，以此归纳出来的当时遂宁话语音系统中，卷舌音声母与龈音声母有对立（甄尚灵、张一舟，1992）。遂宁地处四川中部地区，今属于湖广话区域，今遂宁话和周围的方言一样，大多没有卷舌音声母。现代遂宁话只有一套龈音声母 ts 、 ts^h 、 s ，没有卷舌音声母与不卷舌声母的对立。这与成都话的情形相似。不同的是：李实记遂宁话的时间是在1644年以前，^① 距今约360年，比钟秀芝、启尔德的成都话音早了约250年。

按照历史语言学语音历史演变规律性的观点，我们推论，明以后的四川一些地区的方言在卷舌声母与龈音声母的对立上发生了音变，卷舌声母变成了龈音声母。这解释了现代四川方言中龈音声母和卷舌

① 参见周及徐《从明代〈蜀语〉词汇看四川方言的变迁》，待发表。

音声母对立和不对立两种类型并存的情况。然而，为什么有的地区卷舌音不变为龈音声母，至今保持卷舌音声母呢？“突变论”似乎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三、四川方言中龈音与卷舌音的合并是“感染”的结果

观察四川方言中龈音声母和卷舌音声母对立的方言的地理位置，联系四川地区明代以来的移民史，我们进一步寻找答案。

在四川地区，卷舌音声母与龈音声母有对立的方言，都不是入归阳平的方言，而是入声独立或入归去声的方言，而且都处在交通不便、比较封闭的地区。如川北的剑阁、旺苍、苍溪、巴中、通江、南江、平昌等市县，处在大巴山的群山包围之中。又如川南的仁寿、自贡、富顺和威远等市县，处在岷江和沱江形成的三角形包围之中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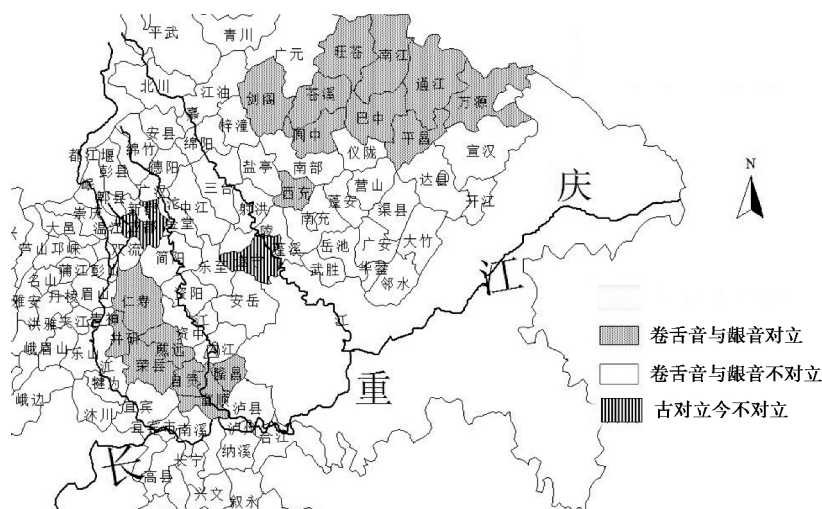


图1 四川地区卷舌声母与龈音声母对立分布图

说明：为突出主要的两大类型，前述有少量卷舌音的类型并入龈音与卷舌音不对立的类型。本图由四川师范大学2013级研究生杨波协助绘制。

在四川和重庆地区，入归阳平是“湖广话”的特征。“湖广话”是明清时期湖北湖南两省的大量移民进入四川（重庆）地区带来的（周及徐

2013), 所以老百姓称之为“湖广话”,^① 属于四川地区比较晚的方言层次。明清移民带来的湖广话的语音特征之一就是入声调归阳平、不分卷舌音和龈音。明清湖广移民从东向西入川, 在入川的大通道上分布, 形成一个略似“V”字形的东南西北通道区域(如图1), 把原有的遍及四川地区的南路话区域覆盖和分割开来, 并且广泛地影响了在这个通道附近的方言的语音特征。

在四川和重庆地区, 入声独立是今四川“南路话”的语音特征。古代四川“南路话”的语音特征保留在《蜀语》中。与今天的四川方言音系相比, 《蜀语》有三大语音特点: 分平翘舌、分尖团和入声调独立(周及徐, 2016)。以今天的四川方言与之比较, 可分为三类: 第一, 同时具有这三个语音特点的方言无疑是《蜀语》的后裔。在四川地区, 同时具有这三大语音特点的现代方言此前一直没有被发现。在2015年的方言田野调查中, 我们在剑阁县和巴中市寻找到了同时具有这三大特点的方言(杨波、周及徐, 2015; 周岷、周及徐, 2016), 证实了今四川方言与《蜀语》的联系。第二, 具有这三大语音特点之二或之一的方言, 也是《蜀语》的后裔, 这就是今天在四川西南地区广泛分布的南路话, 语音特点是入声独立、同时有的方言也分平翘舌音。需要说明的是, 《蜀语》的语音系统在300年后有了一些变化, 例如有的方言的入声调不再独立, 有的混入了阴平调(例如雅安、石棉), 有的混入了去声调(例如自贡、仁寿), 有的翘舌声母完全并入了平舌声母。但是, 根据它们的语音和词汇特点判断, 它们都是明代以后四川当地方言的存留, 是《蜀语》的后裔, 是广义范围的“南路话”。第三, 《蜀语》的三大语音特点一点也不具备的方言, 不是《蜀语》的后裔, 这就是湖广话。不分平翘舌、不分尖团和入声调归阳平的音系特征说明湖广话与南路话的亲缘关系比较远, 是明清以后从湖北和湖南等地迁移来的方言(周及徐, 2012)。平翘舌音声母的对立, 总是出现在入声独立的方言(例如剑阁、西充、巴中等)中, 或入归去声的方言(自贡、仁寿、富顺等)中。这个特点也说明它们与《蜀语》关系密切, 是四川地区老“南路话”的后裔。

成都市区语音在清末还保持了卷舌音声母与龈音声母的对立(启尔

^① “湖广”是明清时期对湖北、湖南两省的称呼。

德, 1917), 在《西蜀方言》(钟秀芝, 1900) 里, 《蜀语》的三大语音特点全部具备。而今天的成都市区话里这些语音特点都消失了, 这正好反映了古代南路话的语音特征在湖广话的影响下变化发展的过程。遂宁方言也是如此, 从《蜀语》音系演变为现代具有湖广话特点的方言。由于成都市区和遂宁都处在四川移民的“V”字型地理通道的中心, 所以它们原来的语音特点被湖广话同化了。成都地区处在明清东来移民的末端, 成都郊区的湖广话方言, 叠置在周围的南路话的方言背景上, 还保持了一些南路话的语音特点(何婉, 2016)。成都、遂宁两地的近古方言有古代方音文献的记录, 属于《蜀语》音系, 即南路话音系, 如今却是湖广话的天下。这提示我们, 在明清大移民之前, 南路话曾广泛分布于四川(重庆)地区。

在四川方言的历史演变中, 现代语音特征发生变化的地区, 都处在四川经济文化比较发达, 道路交通便利的地区, 而且发生变化的方向都是与湖广话方言一致, 因为四川(重庆)地区的中心城市成都和重庆, 都是使用湖广话的城市。湖广话的语音特点, 如卷舌音变为龈音、古精组字腭化、入声字归入阳平字, 通过词汇扩散的方式变化, 最后形成音系的特征, 遍及四川(重庆)的大部分地区, 这是清初以来约 300 年发展的结果。古今语音系统变化较小的四川方言, 都位于地理环境比较闭塞、与外界相对隔离的地区, 从而保持与《蜀语》相近的语音特征。明显可见, 方言变化的原因或动力来自本地方言向地区通语学习。从四川方言近古和现代语音变化的例子可见, 方言语音变化的推动力主要不是由于内部的语音突变, 而是方言之间的语音特点的学习, 可以称之为方言之间的“音位感染”。这种情形给我们启示: 长期以来汉语演变历史中一些被看作“突变”的有规律的音变现象, 可能原本是方言之间“感染”的结果。

参考文献

1. 何婉: 《成都话音系词汇调查研究》,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2. 何婉: 《成都市郊区方言语音调查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2016 年,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3. (明)李实: 《蜀语》, 黄仁寿、刘家和等校注本, 巴蜀书社 1990 年版。

4. [加拿大]启尔德 (Omar L. Kilborn): 《民国四川话英语教科书》(1917),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
5. 四川方言音系编写组: 《四川方言音系》, 《四川大学学报》1960 年第 3 期。
6. 杨波、周及徐: 《剑阁县金仙镇方言音系》, 《语言历史论丛》第 8 辑, 巴蜀书社 2015 年版。
7. 甄尚灵、张一舟: 《〈蜀语〉词语的记录方式》, 《方言》1992 年第 1 期。
8. [英]钟秀芝 (Adam Grainger): 《西蜀方言》,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0 年。
9. 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 《中国语言地图集》, 香港朗文出版公司 1987 年版。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卷》(第 2 版), 商务印书馆 2012 年版。
11. 周及徐: 《南路话和湖广话的语音特点——兼论四川两大方言的历史关系》, 《语言研究》2012 年第 3 期。
12. 周及徐: 《从语音特征看四川重庆“湖广话”的来源》,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2 年第 3 期。
13. 周及徐 a: 《从移民史和方言分布看四川方言的历史》, 《语言研究》2013 年第 1 期。
14. 周及徐 b: 《四川自贡、西昌话的平翘舌声母分布》,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3 年第 5 期。
15. 周及徐: 《〈蜀语〉与今南路话音系》, 2015 年, 待刊。
16. 周岷、周及徐: 《田野调查的新发现——四川巴州话, 保存入声调的方言》,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6 年第 6 期。

(作者简介: 周及徐,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 汉语史。)